

空山霽雨

弁言

生本不樂，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，只有躺在牀上那幾小時，但要在那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自入世以來，屢遭變難，四方流離，未嘗寬懷就枕。在睡不着時，將心中似憶似想的事，隨感隨記；在睡着時，偶得趾離過愛，引領我到回憶之鄉，過那游離的日子，更不得不隨醒隨記。積時纍日，成此小冊。以其雜沓紛紜，毫無線索，故名空山霽雨。

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

落華生

心 有 事 (開卷底歌聲)

心有事，無計問天。

心事鬱在胸中，教我怎能安眠？

我獨對着空山，眉更不展；

我魂飄蕩，猶如出岫殘煙。

想起前事，我淚就如珠脫串。

獨有空山爲我下雨漣漣。

我淚珠如急雨，急雨猶如水晶箭；

箭折，珠沈，融作山谿泉。

做人總有多少哀和怨：

積怨成淚，淚又成川！

今日淚、雨交匯入海，海漲就要沈沒赤縣。

累得那隻抱恨的精衛拚命去填。

呀，精衛！你這樣做，雖經萬劫也不能遂願。

不如咒海成冰，使他像鐵一樣堅。

那時節，我要和你相依戀，

各人才對立着，沈嘿無言。

蟬

急雨之後，蟬翼溼得不能再飛了。那可憐的小蟲在地面慢慢地爬，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頭，松針穿不牢底，雨珠從千丈高處脫下來，正滴在蟬翼上。蟬嘶了一聲，又從樹底露根摔到地上了。

雨珠，你和他開玩笑麼？你看，螞蟻來了！野鳥也快要看見他了！

蛇

在高可觸天底桃榔樹下。我坐在一條石磴上，動也不動一下。穿彩衣底蛇也蟠在樹根上，動也不動一下。多會讓我看見他，我就害怕得很，飛也似地離開那里，蛇也和飛箭一樣，射入蔓草中了。

我回來，告訴妻子說，『今兒險些不能再見你的面！』

『什麼原故？』

『我在樹林見了一條毒蛇，一看見他，我就速速跑回來，蛇也逃走了……到底是我怕他，還是他怕我？』

妻子說：『若你不走，誰也不怕誰。在你眼中，他是毒蛇；在他眼中，你比他更毒呢。』但我心裏想着，要兩方互相懼怕，有才和平。若有一方大膽一點，不是他傷了我，便是我傷了他。

笑

我從遠地冒着雨回來。因為我妻子心愛底一樣東西讓我找着了；我得帶回來給她。

一進門，小丫頭爲我收下雨具，老媽子也借故出去了。我對妻子說，『相離好幾天，你悶得慌嗎？……呀，香得很！這是從那里來底？』

『窗櫺下不是有一盆素蘭嗎？』

我回頭看，幾箭蘭花在一个汝窰鉢上開着。我說：『這盆花多會移進來底？這麼大雨天，還能開得那麼好，真是難得啊！……可是我總不信那些花有如此底香氣。』

我們並肩坐在一張紫檀榻上。我還往下問，『良人，到底是蘭花底香，是你底香？』
『到底是蘭花底香，是你底香？讓我聞一聞。』她說時，親了我一下。小丫頭看見了，掩着嘴笑，翻身揭開簾子，要往外走了。

『玉耀，玉耀，回來。』小丫頭不敢不回來，但，仍然抿着嘴笑。

『你笑什麼？』

『我沒有笑什麼。』

我爲她們排解說，『你明知道她笑什麼，又何必問她呢，饒了她罷。』

妻子對小丫頭說，『不許到外頭瞎說去罷，到園裏給我摘些瑞香來。』小丫頭
抿着嘴出去了。

三 遷

花嫂子着了魔了！她只有一個孩子，捨不得教他入學。她說：『阿同底父親是因爲念書念死的。』

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。城市中應有的遊戲，他們都玩過。他們最喜歡學警察、人犯、老爺、財主、乞丐。阿同常要做人犯，被人用繩子捆起來，帶到老爺跟前挨打。

一天，給花嫂子看見了，說：『這還了得！孩子要學壞了。我得找地方搬家。』

她帶着孩子到村莊裏住。孩子整天在阡陌間和他底小伙伴玩。村莊裏應有的遊戲，他們都玩過。他們最喜歡做牛、馬、牧童、肥豬、公鷄。阿同常要做牛，被人牽着騎着，鞭着他學耕田。

一天，又給花嫂子看見了，就說：『這還了得！孩子要變畜生了。我得找地方搬家。』

她帶孩子到深山底洞裏住。孩子整天在懸崖斷谷間和他底小伙伴玩。他底小伙伴就是小生番、小獼猴、大鹿、長尾三娘、大蛟蝶。他最愛學鹿底跳躍，獼猴底攀緣，蛟蝶底飛舞。

有一天，阿同從懸崖上飛下去了。他底同伴小生番來給花嫂子報信，花嫂子說，『他飛下去麼？那麼，他就有本領了。』

呀，花嫂子瘋了！

香

妻子說：『良人，你不是愛聞香麼？我曾託人到鹿港去買上好的沈香線，現在已經寄到了。』她說着，便抽出妝臺底抽屜，取了一條沈香線，燃着，再插在小宣鑑中。

我說：『在香煙繞繚之中，得有清談，給我說一個生番故事罷。不然，就給我談佛。』妻子說：『生番故事，太野了。佛更不必說，我也不會說。』

『你就隨便說些你所知道底罷。橫豎我們都不大懂得，你且說，什麼是佛法罷。』
『佛法麼？一一色，一一聲，一一香，一一味，一一觸，一一造作，一一思維，都是佛法。惟有愛聞香底愛，不是佛法。』

『你又矛盾了！這是什麼因明？』

『不明白麼？因爲你一愛，便成爲你底嗜好；那香在你聞覺中，便不是本然的香了。』

願

南普陀寺裏的大石，雨後稍微覺得乾淨，不過綠苔多長一些。天涯底淡霞好像給我們一個天晴底信。樹林裏底虹氣，被陽光分成七色。樹上，雄蟲求雌底聲，淒涼得使人不忍聽下去。妻子坐在石上，見我來，就問，『你從那里來？我等你許久了。』

『我領着孩子們到海邊檢貝殼咧。阿琼檢着一個破貝，雖不完全，裏面卻像藏着珠子底樣子。等他來到，我教他拿出來給你看一看。』

『在這樹蔭底下坐着，真舒服呀！我們天天到這里來，多麼好呢！』

妻說：『你那里能夠……？』

『爲什麼不能？』

『你應當作蔭，不應當受蔭。』

『你願我作這樣底蔭麼？』

願

「這樣底蔭算什麼！我願你作無邊寶華蓋，能普蔭一切世間諸有情。願你爲如意淨明珠，能普照一切世間諸有情。願你爲降魔金剛杵，能破壞一切世間諸障礙。願你爲多寶盂蘭盆，能盛百味，滋養一切世間諸飢渴者。願你有六手，十二手，百手，千萬手，無量數。那由他如意手，能成全一切世間等等美善事。」

我說：「極善，極妙！但我願做調味底精鹽，滲入等等食品中，把自己底形骸融散，且回復當時在海裏底面目，使一切有情得嘗鹹味，而不見鹽體。」

妻子說：「只有調味，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滿足嗎？」

我說：「鹽底功用，若只在調味，那就不配稱爲鹽了。」

山 響

羣峯彼此談得呼呼地響。他們底話語，給我猜着了。

這一峯說：『我們底衣服舊了，該換一換啦。』

那一峯說：『且慢罷，你看，我這衣服好容易從灰白色變成青綠色，又從青綠色變成珊瑚色和黃金色，——質雖是舊的，可是形色還不舊。我們多穿一會罷。』

正在商量底時候，他們身上穿底，都出聲哀求說，『饒了我們，讓我歇歇罷。我們底形態都變盡了，再不能爲你們爭體面了。』

『去罷，去罷，不穿你們也算不得什麼。橫豎不久我們又有新的穿。』羣峯都出着氣這樣說。說完之後，那紅的、黃的彩衣就陸續褪下來。

我們都是天衣，那不可思議的靈，不曉得甚時要把我們穿着得非常破爛，才把我們收入天樹。願他多用一點氣力，及時用我們，使我們得以早早休息。

愚婦人

從深山伸出一條蜿蜒的路，窄而且崎嶇。一個樵夫在那里走着，一面唱：

『倉鷓，倉鷓，來年莫再鳴！』

倉鷓一鳴，草又生。

草木青青不過一百數十日，

到頭來，又是樵夫擔上薪。

倉鷓，倉鷓，來年莫再鳴！

倉鷓一鳴，蟲又生。

百蟲生來不過一百數十日，

到頭來，又要紛紛撲紅燈。

倉鵬，倉鵬，來年莫再鳴！

……

他唱時，軟和的晚煙已隨他底脚步把那小路封起來了他還要往下唱，猛然看見一個健壯的老婦人坐在溪澗邊，對着流水哭泣。

『你是誰？有什麼難過的事說出來，也許我能幫助你。』

『我麼？唉我……不必問了。』

樵夫心裏以爲她一定是個要尋短見底人，急急把擔卸下，進前幾步，想法子安慰她。他說：『婦人，你有什麼難處，請說給我聽，或者我能幫助你。天色不早了，獨自一人在山中是很危險的。』

婦人說：『我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做難過。自從我父母死後，我就住在這樹林裏。我底親戚和同伴都叫我做石女。』她說到這里，眼淚就融下來了。往下她底話語

就支離得怪難明白。過一會，她才慢慢說：『我……我到這兩天才知道石女底意思。』
『知道自己名字底意思，更應當喜歡，爲何倒反悲傷起來？』

『我每年看見樹林裏底果木開花，結實，把種子種在地裏，又生出新果木來。我看見我底親戚，同伴們不上二年就有一個孩子抱在她們懷裏。我想我也要像這樣——不上二年就可以抱一個孩子在懷裏。我心裏這樣說，這樣盼望，到如今，六十年了！我不明白，才打聽一下呀，這一打聽，叫我多麼難過！我沒有抱孩子底希望了，……然而，我就不能像果木，比不上果木麼？』

『哈哈！』樵夫大笑了。他說：『這正是你底幸運哪！抱孩子底人，比你難過得多，你爲何不往下再向她們打聽一下呢？我告訴你，不曾懷過胎底婦人是有福的。』
一個路傍素不相識底人所說底話，那里能夠把六十年底希望——迷夢——立時揭破呢？到現在，她底哭聲，在樵夫耳邊，還可以約略地聽見。